

晚清风云录

李克定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晚清风云录

李克定 著



河南文惠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变法/李克定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晚清风云录)

ISBN 978-7-5559-0722-0

I.①戊… II.①李… III.①长篇历史小说—中
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750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35 毫米×104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25 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主要人物表

康有为	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发起人
光绪帝	名载湫,慈禧外甥,入继为帝,戊戌变法主持者
慈禧太后	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统治者
翁同龢	号叔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总理衙门大臣
孙家鼐	字燮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学堂事务大臣
廖寿恒	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刑部尚书,军机、总理衙门大臣
刚毅	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荣禄	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直隶总督,军机大臣
李鸿章	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出为两广总督
世铎	礼亲王,军机处领班
奕劻	庆亲王,总理衙门领班
珍妃	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光绪帝妃
许应骙	字筠庵,广东番禺人,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
张荫桓	号樵野,广东南海人,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
黄遵宪	字公度,广东嘉应人,署理湖南按察使
梁启超	字卓如,广东新会人,康有为大弟子
康广仁	名有溥,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
杨深秀	字漪村,山西闻喜人,监察御史
杨锐	字钝叔,四川绵竹人,内阁中书
刘光第	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刑部主事
谭嗣同	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

林旭	字暲谷,福建侯官人,内阁中书
张之洞	号香涛,直隶南皮人,湖广总督
陈宝箴	字右铭,江西义宁人,湖南巡抚
袁世凯	字慰廷,河南项城人,新建陆军督办,山东巡抚
盛宣怀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大理寺少卿,督办铁路大臣
裕禄	字寿泉,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直隶总督
文悌	字仲恭,满洲正黄旗人,监察御史
李盛铎	号木斋,江西德化人,监察御史,驻日公使
王照	字小航,直隶宁河人,刑部主事
陈炽	字次亮,江西瑞金人,军机章京
许景澄	字竹簏,浙江嘉兴人,驻德公使,总理衙门大臣
陈夔龙	字筱石,贵州贵阳人,侍读学士,署理顺天府尹
恽五	名溥侗,宗室,别署“红豆馆主”
刘鹗	号铁云,江苏镇江人,小说《老残游记》作者
赫德	字鹭宾,英国北爱尔兰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瓦德西	德国元帅,侵华八国联军统帅
赵三多	直隶威县人,义和拳首领
朱红灯	寄居山东长清县大李庄,义和团首领
王正谊	诨名大刀王五,直隶沧州人,镖行一杰
一米道人	反清复明之神秘人物
赛金花	京城名妓



目 录

第一章	康师回京	1
一、德国强占胶州湾	1	
二、光绪谋见康有为	13	
三、总署问话陈大计	24	
四、集会登坛发狮吼	35	
第二章	诏定国是	47
一、盘根错节 新旧角力	47	
二、皇上颁诏 太后布局	57	
三、中枢剧变 斥逐帝师	68	
四、园廷召对 京门离别	80	
第三章	废除八股	93
一、抒胸臆 兄弟游山	93	
二、忧生计士人呈冤	104	
三、假传旨 刚毅问案	115	
四、求恩准皇帝吟诗	126	



第四章	反戈攻劾	138
一、庸众围攻	重臣反击	138
二、贵妇进谗	宗室交心	148
三、挚友发难	两宫相争	159
四、刚毅暗劾	光绪生疑	169
第五章	张督劝学	180
一、张总督曲折献书		180
二、豪侠士隐姓救难		191
三、谭公子慷慨陈词		203
四、陈中丞坚忍护才		213
第六章	京师大学堂	225
一、大纲康定	章程梁拟	225
二、孙相峻拒	陈公严参	236
三、君主赏银	洋人设骗	248
四、道士隐语	赫德现身	259
第七章	制度局之争	271
一、光绪怒斥庆亲王		271
二、公卿羁绊康圣人		283
三、两署合淹制度局		295
四、多方争夺《时务报》		306



第八章 六堂同罢	319
一、强拒帝师 巧递密折	319
二、荒野厮杀 京城聚义	329
三、敲打疆吏 耸动慈闱	341
四、力抗上命 大振乾纲	352



第一章 康师回京

一、德国强占胶州湾

光绪二十三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第二年是戊戌年。此时天津城已是十月，北风渐紧，草木凋零，气象萧森。康有为身穿夹棉长袍，仍然抵御不住街上的寒气，直想回到旅馆加穿衣物，却生怕引起贴身家仆李唐的窃笑——出门前，李唐曾经提醒过他。康有为加快步子走出巷口，踏上通向镇台衙门的大街。他想打听袁世凯的行踪。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康有为想与他晤面一谈。谈什么？不知道。袁某人愿不愿跟他热络？也不知道。此次回京前程如何？更不知道。离开上海乘船北上，他就像一匹落荒野马，不知投向何处。

茫然张望，四周不见人迹。七八年前，此处是一处繁华地段，贩夫走卒，奔忙劳碌，呼买叫卖，市声喧哗。连年天灾再加上人祸，京津尚且难逃败落，生灵涂炭岂可幸免？忽听传来叮当脆响，像有人在打铁，又像兵器撞击。果然发现前边一间铁匠铺，几个男人正在赶造一样东西——竟是一口白茬棺材！



康有为摇头走开。迎面吹来一股劲风，卷起一地枯枝败叶，有一团草纸混杂其中，依稀看见纸上有字。他略一示意，李唐赶紧捡起奉上。纸上黑字七歪八扭，念诵起来倒也顺口：“不下雨，地焦干，都是教堂遮住天。洋人眼珠全发蓝，黄毛乱须起狼烟。勤习武，快练拳，不叫鬼子……”下头字迹残缺不清，应是“闹中原”三字。“不叫鬼子闹中原”，说来也算忠肝义胆，然而何人有此本领？编写揭帖，制造流言，除了添乱，一无用处。

康有为将纸抛开，前行登上一座石桥。有两个人从对面过来，一边快走一边争论。两人是山东口音，正在商量寻找神父。天津不愧是洋务总汇，与洋人有关的是是非非，走几步路便可碰到。没有想到，这俩人很快又折返回来，引领着一位外国神父，后跟一群高大随从。神父高鼻蓝眼，活像个肥胖的酒馆老板。山东人手指东北方向，看来是向他告状。见这些人形迹可疑，康有为便跟在后面。沿着岔道走了一阵，又听见叮当声，夹杂着“嗨嗨”的声音。眼前现出一座庙宇，庙前偌大场地上，闲人们在围观汉子比武。比武者一老一少，都将辫子盘在头顶，红布扎腰，赤膊露腹，在清冷天气里很是惹眼。两人使的都是长刀，劈砍削剁，闪展腾挪，招得看客啧啧叫好。

“大刀会！山东大刀会！”

那两个山东人叫声惊悚，有人鄙夷地打量他们，小声咒骂洋人洋狗。康有为暗自揣测，这是两个山东教民，在天津街头发现了对头，搬请靠山前来寻仇。至于两名刀客，分明像江湖艺人，因为脚下摊开的白布上，摆满了奇奇怪怪的药材。药摊不远处立着一排男人，人虽瘦削却甚精壮，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势。两个教民动手推搡，给洋神父开出一条路。

神父在药摊前站定，对比武者大声吼叫：“停下！停下！”谁知这话好似火上浇油，打斗愈益激烈，刀光似银蛇飞舞，眨眼间逼近神父，吓得他踉跄退避。随从中有几名洋人，抽刀吆喝同伙围攻。

两口刀收势，花白头发的这位发问：“大路朝天，各行各路，你怎么疯狗咬人？”



矮个子教民的声音却更响：“杀人犯刘老七，你给我交出来！”“哪来的杀人犯？”“山东曹州府！”“可俺是直隶人，威县沙柳寨。”“刘老七逃到山东冠县梨园屯，距沙柳寨只有八里路！”花白头发者冷冷一哼：“你既然知道沙柳寨的名头，就该缩起你那乌龟头，免被大刀削掉鼻子！”

神父一边听他们斗口，一边顾盼形势，发现援兵到来，立刻发令下手。高个子教民抢先蹿了过去，抓住一个黑脸汉子。汉子反腕一拧，将他扯翻在地。神父指挥手下：“逮捕逃犯刘老七！”刘老七破口大骂：“薛田资，你这个德国禽兽，诱人入教，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教民李老九抢割我的麦子，你反诬我欺压教民，强迫官府拿我下监……”骂声被打斗打断。两股人马蜂拥而上，跟刘老七一方拼起刀枪。

康有为冷眼旁观，真正动手的，是天津防营的一批官兵。他们的带兵官，陪同一位洋人来见薛田资，这位洋人气派更大，也许是德国驻津领事。不一会儿，那伙耍刀人全被拿下，押往巡捕衙门接受审讯。官兵开始驱散闲人。这时候，停在外围的一辆马车缓缓启动，车中坐着一位官员，头上戴的是青蓝水晶顶子。车子比官兵早到一刻，康有为原先以为，这是本地长官亲来弹压骚乱。那车驶过康有为身边，他不经意间瞟了一眼，与一双眼睛碰个正着。他不由惊叫出声：“叔衡仁兄！”那人也很意外，举起手来招呼，车子却未停顿，飞驰而去。当众受到如此轻慢，康有为很是羞恼。

车上坐着的，正是丁立钧，字叔衡。他是江苏丹徒人，久任翰林编修，为“南清流”中有名人物，曾在甲午战争中领衔弹劾李鸿章，博得极高声誉。两年前为了救亡，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内得帝师翁同龢扶持，外有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资助，陈炽、杨锐、袁世凯等忧国人士热心奔走，丁立钧也是主事者之一。同事诸君呼吁变法，不料遭到重重一击：御史杨崇伊上疏抨击其结党营私，请求严禁。会中人大都闻风丧胆，丁立钧当众落泪，要将书籍、仪器交还同文馆，希图求得上头宽恕。如此虎头蛇尾，还能干成甚事！康有为愤而离京，赶到上海时，上海强学会也被张之洞下令解散。他只好辗转粤桂两地，讲学授徒，以期再举。此次回京，一路行来，疮痍满目，而大官小吏依然木然不觉。碰巧遇上的头一位知交，看来官职升了几



级,对于曾经尊之如师的“康圣人”,竟然已经视同陌路了!

忽听有人请安,定睛看见一张笑脸,正对他哈腰施礼。李唐在旁禀告,这是丁大人派来送口信的。丁大人急于上督衙禀见,未能下车与老友叙旧。他请康公示以寓名,以便丁大人前去拜会。康有为说出客栈字号,落寞地回到寓所。他不愿再到袁世凯那里碰钉子了,趴在桌上打了一阵盹,便吩咐李唐去火车站打点,准备下午离津进京。日光近午,听见脚步声响,进门的却是一名堂倌,挑着一副食盒担子。

康有为刚要询问来历,发现一位贵客立在门口,正是丁立钧。他已换穿便装,笑吟吟地拱手作揖:“康师回京来了!此乃士林之幸。”近年来,京城士大夫中流传“康师”之称,崇敬中包含着戏谑意味。康有为向来好为人师,便对此称直认不辞。二人揖让一番,入座互诉别后经历。得知丁立钧外放为山东沂州知府,此次是去上任。编修为清贵之职,知府乃治事之官,叔衡兄兼而有之,宦途之顺令人羡慕。丁立钧微微一笑:“先生岂是言宦之人?弃主事若敝屣,视富贵如浮云,足见长者气概,确为常人所无。”

康有为的回答十分平实:“康某年近四十,方才考中进士,做一小小主事。我朝官多缺少,每一缺分都有数十人眼巴巴地候补。依照年辈,我最快十年才能补上缺,届时将及天命之年矣。所以我不是不言宦,而是不能宦。”丁立钧诚恳应对:“长素先生大才卓识,哪肯屈就一部曹俗吏?著书以救世,讲学以待时,正合圣人兼济天下之道。”

康有为摇头笑笑,转问京中诸友情况。丁立钧告诉他,强学会被封禁后,经翁同龢与李鸿章转圜,朝廷将其改为官书局,专门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搅乱人心。原先的会友多被排斥,最令人惋惜的是陈炽,此人由于饱受挤压,近日变得精神失常。有先见者痛心疾首,无远虑者弹冠相庆,京中事已不可问,离远些看得更清。康有为不禁追问:“天津离京城不远,叔衡兄看到了什么?”丁立钧认真道:“洋人恣肆,官吏畏缩,百姓愤激。老兄想必记得,正是因为有天津教案,才引发英法联军北犯京师,导致此后国事形势江河直下!”康有为闻言,若有所思:“这么说,今日又见教案苗头了?”丁立钧目视康有为:“先生不也亲眼所见吗?刚才,庙前。”



康有为被他点醒：“我正想不通，那场纷争是何缘由？”丁立钧道：“说来话长，要耽误我与先生餐叙了。”

他道出了一宗长年纠葛：刘老七是曹州府巨野县人，跟本地教民寻仇结怨，薛田资胁迫县令捉拿。他逃到梨园屯亲戚家，那梨园屯也不是个清净地方，为了争夺庙产，教民与村民常年争讼。村民处于下风，不得已求助于沙柳寨的赵三多。赵三多是梅花拳的首领，在直隶南部威名素著。他们亮拳示威，过堂呼冤，今天竟将场子摆到天津。薛田资过津回鲁，请德国领事要挟官府，缉捕不轨。此次拿获的花白头发者，是赵三多的师兄姚洛奇，正是他怂恿赵三多出头闹事。以上情况，乃防营统领上衙禀告，由于关涉直鲁两省，总督王文韶特允丁立钧一同听取。

饭尽酒罢，沉重的话题还在继续。甲午战后局势动荡，民不聊生，山东西南部兴起大刀会，德国舰队游弋渤海，薛田资披着教士袍服兴妖作祟，不定哪天便会招来炮火。

康有为连连叹息：“因有感于国之将亡，我接连四次上书，希望能上达天听。可惜‘帝阍沉沉叩不开’，直待‘渔阳鼙鼓动地来’。孔子云：‘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丁立钧一激灵：“仁兄想要出洋远走？”康有为立起身，从行囊中寻出一张黄皮纸，平摊在茶几上。纸上写有一段奇文，抓住了丁立钧的眼睛：

大巴西国总统通告议院知悉：照得本国地广人稀，急需农力。遍查万国，唯有华人最为勤劳，而且安分易治。大清国于光绪六年与我国订立商约，此时自可照约行事，召请华人前来耕种。鉴此告谕，大巴西国特设兴农大公司，筹集本银八百万镑，买得土地二万余顷，派遣专员来澳门招工，议定每人每月工银十元，一号至三号出粮，伙食每人每日米二磅，猪肉、牛肉或鲜鱼一磅。咖啡、茶叶、食糖以及住屋，一概由公司供应。每日出工十点钟为额。每年每人均派衫裤四件，帽一顶，鞋一对。凡勤力之人，按照合同做满五年，便能回国。若有意者，请到澳门代理人处报名，地在水手街华利栈东间，办事人陈东。



丁立钧看罢茫然，回头打量康有为，见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丁立钧疑问道：“先生要招工？”康有为摆摆手：“我是要移民。中国人满为患，谋生之艰，治政之难，其实都根源于此。加之国家将亡——”丁立钧连忙制止：“老兄，这话怎好出口？”康有为不以为意：“贤人之间，有何避讳？国亡则必灭种，欲存中华之种，需要未雨绸缪。环球唯巴西与中国经纬度相近，亚马孙河纵贯，肥土沃野千里，而人民仅有八百万，此天设美境以殖吾民者！若能大举殖民，势将转移气运，可以做新中国，可以光炎黄业。实不相瞒，割台以后我即张罗操办，限于财力，又遇母病，暂时作罢。今又祸在眉睫——”丁立钧忍不住抢话：“贤者应赴国难，而不是避祸高飞！你这是招工，美其名曰移民。老兄要发财也可以，就不要扯什么新中国了。”见他拍着那张纸，康有为珍重地将纸收起：“这是澳门街头的招贴，我顺手拿来作样子的。澳门豪商何穗田对我讲，办理之初以招工为名，几年之后规模扩大，便可切实移民。目前的难处是，总理衙门禁止华民出口，以免重蹈受虐覆辙。为此何穗田托我北上，希望当局通融解禁。”

丁立钧瞪视着康有为，忽然失声大笑：“好一个康圣人！先生以孔子再世自命，不为帝王师，便作天下师。连先生都另寻生路，还有谁可以指望？丁某守土有责，甘愿与吾民共存亡，至于生死成败，只有付之天命了。”康有为起立拱手：“大哉斯言！丁叔衡不做胆小鬼，康长素也非失魄人。今立君子之约：丁兄维持旧国，康某开辟新国，他日殊途同归，再见朗朗世界。请带回这张招贴，在府属各县一试。山东大汉身强力壮，最宜前往巴西开拓。”

丁立钧敷衍着接过招贴，到了街上，便将它撕碎抛开。

康有为乘火车进京，在马家堡站下车，雇了一辆骡车，经过陶然亭，穿过南横街，一路行来，睹物思故。宣武门南这个地方，乃是人文荟萃之区，从清流名士聚会的嵩云会馆，到强学会所在的后孙公园胡同，多少志士在此议论风生！康有为寓居的南海会馆，便位于宣武门南的米市胡同。他住在会馆北部一所小院里，院中有老树巨石，小室如舟，他将其命名为“汗漫舫”，取书史“汗漫荡轻舟”之意。



康有为回到寓所，安顿下来。次日起身用罢早点，康有为思量出去拜客，却有客人上门来拜。这就是陈炽，江西瑞金人，官居军机章京、户部郎中。

对于京师官场中人，康有一向心存鄙夷，唯独对陈炽另眼相看。因为他关心天下利弊，钻研西洋学问，甲午战前写成一部《庸书》，推崇欧美的议院、报馆。此书获得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将其进呈御览。战后陈炽又在万言长疏中痛呼：“哀哉！堂堂中国，受制小夷，轻侮欺凌，至于此极。此后如尚不发奋自强，将永在倭奴掌握中耳。”他被公推为强学会提调后，曾拒绝李鸿章捐银入会，并且致函翁同龢，责备他胆小因循，贻误国事。

康有为仔细打量，但见陈炽两眼深眶，胡须蓬乱，举止倒还镇定如常。他告诉康有为，他虽被排挤出官书局，仍有人经常追查旧账。他不甘辞官归隐，只有坐以待毙。康有为跟他不讲客套：“我不相信，陈次亮岂是束手之人？”陈炽目光阴冷，道：“连康先生都要去开辟新国，我不束手又能怎的？”康有为曾向他函达此意，此时耐心解释：“开辟不是退缩，移步可达进境。巴西之地广大无边——”

陈炽不客气道：“它广到天上与我何干？招工移民自有商人去干，先生何必自污如此？天生大才是要医国的！”康有为不由苦笑：“我上书受阻，结会遭禁，所著《新学伪经考》，也被奏劾为非圣无法，旨令毁版。奔走至今，报国无门——”陈炽沉着地说：“有门。翁师傅升为协办大学士了。”康有为难掩不屑：“他？你老兄也曾嫌他谨小慎微。”陈炽道：“帝师风范，难免迂缓。眼见外患日亟，他老人家迈不成八字步了。”康有为心有所动：“莫非老兄秉承师意，有所指示？”

陈炽边说边摸索，从胸前掏出一卷破纸，递了过去。康有为看见纸上写有四行字：“不光不兴，不西不中，不明不清，高照红灯。”康有为怔怔地看着陈炽。陈炽轻哼一声：“妖言，如今满街张贴着妖言。亡国之音啊，我只不明白，为何是红灯不是青灯？青灯方合丧葬之仪。”

陈炽说罢起身一揖，摇摇摆摆出门而去。到底露出疯相来了。康有为叹息着出门，却又被一位朋友截了回来。接连几天，访客不断，既有汪曾桐、杨深秀、林旭等志同道合人士，又有张权、岑春煊、张仲忻等观风望色人物。张权是张之洞的儿



子,现任户部主事,曾奉父命参与强学会,张之洞变脸后,他跟康门师徒渐行渐远。

令康有为感到欣喜的,是与宋伯鲁同来的满人文悌。文悌字仲恭,早年在户部做笔帖式。光绪八年,康有为以荫监生身份参加顺天乡试,借居于国子监祭酒盛昱家,那时便与文悌结识。笔帖式是不入流的小书吏,但在十余年间,文悌升主事,升员外,升郎中,又外放河南任开封知府,今年回京改任御史。康有一向注意结交台谏,耸动舆论,与此人重逢,自然要好好热络一番。除了迎来送往,他也通过总署章京张元济,接洽礼部员外郎于式枚,以便试探李鸿章的口风。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上时,经办南美洲的华工交涉,要求总署颁发出口禁令。现以大学士兼总署大臣,会不会成为拦路的一道坎?过了几天,于式枚捎讯过来,告知事情可以通融。这一天,康有为应约前往。踏进总署大门,他感到气氛有些异样,进出人员神情紧张,电报房显得分外繁忙。莫非发生了意外事件?

康有为跟张元济有约定,却找不到张元济的影子。碰了几次壁后,才有一位司员跑来对他说,张元济临时奉派外出,转托司员代为接引。李中堂正跟大臣们议事,能否接见还说不定。康有为打听发生了什么,司员们口风铁紧,康有为转悠半晌,只听清了“德国”二字。回想回京途中,海上的德国军舰,城中的德国神父,确乎触目惊心。

眼看时近中午,议事堂中却有了动静。领班王爷奕劻率先走出,李鸿章跟在后面,他与奕劻边走边说,翁同龢、张荫桓等默默跟着。走过大半个院子,李鸿章忽然站住,令随从找到那个司员,将康有为引入一间办事房。李鸿章坐在太师椅上,示意康有为入座。

这是二人第三次晤面,前两次都在大庭广众之中,并未真正交谈。对于这位“名相”,康有为情绪复杂,说不清是鄙薄还是敬畏。早在进京初年,他曾想向李鸿章上书,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推行变法。转瞬时局大变,新派人物蜂起,皆以攻李博得声誉。然而究其实际,李鸿章仍未被扳倒,犹如山岳,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现在他安然端坐,听康有为讲说条陈。听罢沉默一阵,李鸿章平淡道:“为小民谋求生路,康主事言之成理。只不过要看时机,这件事且放一放。”康有为哪里甘心:“说到



时机，卑职以为百业凋零，已到危急当口。此次路过天津，所见令人心寒。”李鸿章仔细倾听天津景况，目光透过窗棂，射向虚远的天空。他一声叹息：“京畿民生之病，不能到万里之外寻解药。即使东南之民，生路也不在海外。康主事可曾去过巴西？”

康有为一时语塞。李鸿章缓缓道：“容闳去过，唐廷枢也去过。为了开辟南美航线，唐廷枢于光绪九年去巴西，与该国政府商定，用三条轮船专走巴西，兼运华工，巴西每年补贴招商局十万美金。后来巴西悔约，航线也便作罢。光绪十七年，巴西由王国变成合众国，咖啡种植园急需劳工，又派专使来华谈判。商约还没谈定，就有人在澳门私招华工，总署因此出示严禁。康主事要揽此事，应明晰来龙去脉，以免把好事办歪。”看起来事无巨细，都装在李鸿章心里。

康有为又是佩服，又有些不服气：“我曾派门生去巴西，国王亲口许诺，拨给四百里土地，让华人居住营生。有此前因，我才跟澳门豪商拟定计划，组成百万殖民公司，先期租船四艘，每年运三万二千人赴巴西——”李鸿章笑了一笑：“国王已被总统取代，四百里土地从何谈起？华工受虐，前车可鉴，苦海茫茫，何方是岸？”

见他把路堵得死死的，康有为只好告辞。

李鸿章扬起一只手：“巴西谈判专使辣达略，于今年春天到香港，夏天转日本，现又回港逗留，可见主意未定。我跟总署诸君议定，要等巴西使者来求，方可允许开禁。”康有为松了一口气，却见两道目光盯过来：“康长素如此大名，却要去做生意，岂非明珠暗投？”这是数落也是赞扬，康有为颇为得意——康某声名所及，连李鸿章都不能不为所动了。

这天，忽然从张元济那里传来的消息，使他一下子转移了心思。一桩教案突发于山东巨野，大刀会杀了德国神父。一听到这个地名，康有为马上想道：杀掉的是不是薛田资？果不其然，村民正是要杀这头洋驴！偏这小子命大，大刀会要下手的那一晚，有两名德国教友前来借宿，薛田资让出宿舍，自己住在守门房内。刀客摸黑杀掉两个替死鬼，给朝廷闯下一场祸。这是因为，德国自干涉还辽后，便以恩人